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負曝閒談 第二十三回 斷烏龜難為堂上吏 賠烏雀訛盡路旁人

話說田雁門聽田龍門說，為了一隻綠毛烏龜，惹出一場災禍，急於要聽，催他快說。田龍門道：「我歡歡喜喜把它拿回家後，換了一個磁缸，好生養著，便有人知道了，要來看看。我想，叫人看看這又何妨呢。誰想那人去後，便有個像貴公子模樣的問我要買。我說不賣，他便怒氣衝衝走了。第二天，便有差人出差傳我，說：『漳州縣大老爺有話要同你講。』我說：

『我上不欠皇糧，下不欠私債，你們大老爺傳我，卻是為何呢？

』差人道：『不必多言，到了堂上自然明白。』及至到了堂上，漳縣大老爺戴著水晶頂子，拖著花翎，捋著鬚鬚，問我道：『你知道你家裡藏的那樣東西是哪裡來的？』我說：『是朋友賣給我的，難道是搶來的偷來的不成？』漳州縣大老爺哼哼冷笑，說：『我對你實說了吧！這樣東西是內務府裡避火之寶，後來賞了桐大人。桐大人做了本省將軍，可就把它帶來了。前幾天還在他家玉石池子裡面，聽說這兩天到了你家了。桐大人小爺桐益吾好容易打聽出來，給你個面子，問你買回去，你倒跟他裝起傻來，要起窰來！你知道私藏禁物是個什麼罪名！哼，你的膽子可比磨盤還大！』我那時一句摸不著頭腦，就回他道：

『老公祖的明見，這烏龜可是實實在在花十塊洋錢在朋友那裡買來的，不曉得什麼叫做銅大人鐵大人。』漳州縣大老爺一拍驚堂木道：『胡說八道，我本縣難道是誣賴你麼？』我又回道：

『如此說來，大老爺你倒成了這烏龜的嫡親干證了！』漳州縣大老爺氣的鬚鬚直豎，連說：『這還了得！他竟罵起本縣來了！

』回頭望差人一望道：『來啊！』差人答應一聲『是』。

田雁門更著急道：「這光景要打你了。」龍門道：「你別慌！我雖不算什麼，還是個監生老爺，他打了我可不犯處分麼？

當時漳州縣大老爺只說得一聲：『替我看起來！』兩個差人便把我帶下來了。後來我們掌櫃知道了，趕忙把烏龜送到衙門去，說他既愛烏龜，就送他一個烏龜吧。他收到烏龜之後，這才糊裡糊塗開釋的。」田雁門聽他說畢，不禁歎息道：「玩物喪志，古人的話真不錯！」兩人談著，用過了幾杯酒，便叫拿飯上來。

吃畢，雁門回房安歇。龍門就耽擱在他家裡。過了兩三日，仍回福建，做他的茶葉本行去了。

如今且說這桐重桐大人，原是鑲黃旗人氏，出身筆貼式。

識字無多，從小在內務府當差，熬了二十年來資格，才爬到內務府員外郎。他的令郎桐益吾，是個翻譯舉人。爺兒兩個，在北京城裡什麼事都乾。有人送他父子兩徽號：桐重叫做「老不要臉桐」，桐益吾叫做「小不要臉桐」。他們一黨還有倆，叫做「混帳寶」、「倒亂平」，京城裡外，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。

當初窮得淌尿，連半個大錢都沒有，天天在街上說大話誑嘴吃。

有天，老桐到大柵欄一座茶鋪裡去喝茶，揀了一張桌子坐下。叫伙計泡一壺開水來，在腰裡掏了半天，掏出幾片葉子來，讓它浮在水面。伙計說：「你老怕這茶不濃吧？」他說：「你真沒有見過世面！這是真正武彝葉子，一片要換一兩多銀子呢。

我喝過了，還要把它撈起來，用絲綿揩乾了帶回去，還好請十幾回客呢。」旁邊人瞧了瞧，看見就是尋常喝的香片，便問他道：「這位朋友，你這茶是真正武彝葉子，何以見得呢？」他把茶壺一掀，道：「遲了，遲了！你要早問我，我就把稀稀罕兒給你看看，現在可不成了！」旁邊人問：「怎樣的稀稀罕呢？

」他道：「這葉剛下壺，把壺蓋兒一普。悶了一刻鐘時候，把蓋一掀，就飛起一朵雲來，雲頭還現出一隻大仙鶴。」旁邊人聽他搗鬼，便嘻嘻哈哈笑了，走過去了。等到喝完了一壺開水，他站起身來要走，計說：「你老走了，一文開水錢現給了吧。」

他說：「好糊塗小子！你大爺這葉子，就值個十多兩銀子。你把它撈出來，將來碰著了行家，還可以賣好價錢哩！」伙計說：

「你老，我不願意發這個財，你把一文錢給了我吧。」他說：「你大爺身上帶慣銀子、票子，誰還帶一文錢呢？記在帳上，明兒給你就是了。」說罷，揚長而去。伙計只好白瞪著兩隻眼，說：「北京城裡哪裡來這種不要臉的東西！還充大爺。大爺是幾文錢一斤！」引得一茶鋪人無不哈哈大笑。

還有天，小桐提了個百靈鳥，走到大街上，看見前面來了個戴夾紗帽子玳瑁眼鏡的老頭子，一步一步踱將過來。小桐暗想：

「這是糟豆腐，好訛他一訛了！」故意迎了上來，用力一碰，那人叫聲「噯唷」，便跌倒在地下了。小桐也趁勢望地下一坐，順手把雀籠一攢，雀籠本來是舊的，經這一攢，雀籠登時散了滿地，百靈展開翅膀，騰的一聲飛了去了。小桐回身把那老頭子劈胸一把，說：「你賠我的百靈！」老頭子正跌得天昏地暗，又有人將他劈胸一把，氣的連話都說不出來。旁邊便有小桐的黨羽先把老頭子架起來了，顛倒問道：「你這糟豆腐，你走道怎麼走到人身上去了？」小桐在地下直著嗓子嚷道：「諸位，別把他放走了。他得賠我的百靈哪！」便有個做好人的，走過來把小桐架起來了，說：「你們二位有什麼話到茶鋪子裡去講，別躺在地下，回來給車壓死了，倒要連累街坊吃人命官司哩！」一面說，一面把兩人簇擁到一家茶鋪子裡。

先問老頭子，老頭子道：「我好好的邊兒上走，他把我一碰，碰倒在地，跌得我週身生疼，我正要找他呢。」又問小桐，小桐提著他那條賣估衣的嗓子，說道：「他倒說乾淨話兒！我提著雀籠，也在邊兒上走，這老王八一晃一晃的碰到我身上來，把我雀籠碰在地下，成了兩半個。這雀籠呢，原不打緊，倒是我那個百靈是個無價之寶，什麼都會叫，貓叫、狗叫、馬叫、驢叫，還有笙簫鼓笛，件件齊全。這兩天又學會了外國山歌。

你們想想，可愛不可愛？這一下可跑了，不是去了我的命嗎？」

他說得出便做得出，登時號啕大哭起來。那老頭子急得目瞪口呆，計無所出。

小桐一頭哭，一頭還嚷道：「誰把他放走了，咱們白刀子進，紅刀子出！」等他哭完了，又是劈胸一把，說：「咱們上刑部衙門去！」那老頭子嚇得身體如篩糠一般，便央求眾人道：

「眾位朋友，給我撕攔羅攔羅，我定不忘你們的大恩大德！」眾人又勸小桐道：「你剛說要他賠，他現在肯賠了。你到底要多少呢？」小桐把指頭一伸道：「一百兩。」老頭子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一個百靈值到這個價，你簡直是訛我了！」小桐啞了他一臉唾味道：「我把你這王八羔子！你就是賠了我一百兩，我還不願意呢。走，咱們上刑部衙門！」老頭子央求眾人道：

「諸位大哥，你們公公道道，替我酌量個價錢吧。」眾人道：「一百兩呢太多，八十兩是不能少的了。」老頭子初還不肯，眾人做好做歹的，逼他出了六十兩銀子，說明白跟他回寓去拿，這裡眾人才一哄而散。

小桐拿到了六十兩銀子，回到家中，剛才在外面飛掉的那只百靈，好好的在那裡啄小米了吃了。原來他是養家的，常常借此訛人的。正是：

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